

交警往事

陆明光 著



⑥ 群众出版社

交警往事

陆明光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交警往事 / 陆明光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8. 6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757 - 1

I. ①交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9004 号

交警往事

陆明光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荣展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2 次

印 张: 5. 875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32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757 - 1

定 价: 28. 00 元

网 址: [www. qzCBS. com](http://www.qzCBS.com)

电子邮箱: [qzCBS@sohu. com](mailto:qzCBS@sohu.com)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作者简介

陆明光，1963年出生，公安作家。
现供职于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
局宣传处。从1981年起在《青年报》、
《宁波文艺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东
海》等报刊上发表小说、纪实文学作
品、散文、诗歌等，共计三百余万字。
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《一路上有
你》、《花艳文明路》、《平安梦》、
《女片儿警》等。

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战友们



内 容 简 介

长篇小说《交警往事》以“北门岗”这个背靠北门城楼的老岗亭为基点，以老康、老林、老屠等“老字辈”的交警为主要人物，讴歌了老一辈交警爱岗敬业、大公无私的精神。

老康因为严格管理，又爱管“闲事”，得罪了一些地痞流氓。有一天夜里，老康被人暗算，被扔进了河里。刑警队的老屠经过缜密的分析，破了案，与老康结下了友谊。老屠因为丢了枪，从刑警队调到了交警队，成了一名交警。在交警队里，老屠充分发挥聪明才智，破获了几起交通违法犯罪案件，同时找到了自己丢失的手枪。刑警队要调回老屠时，老屠竟然喜欢上了交警这一工作……

作者在刻画人物、讲述故事的同时，密切关注时代的变迁。希望年轻人看到这部作品之后，能够有所感悟……

责任编辑：冯京瑶

封面设计：王紫华

网址：www.qzCBS.com

电子邮箱：qzCBS@sohu.com

文艺分社电话：010—83903973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交警“三老” / 1
- 第二章 战友情深 / 66
- 第三章 记忆中的大事 / 101
- 第四章 纯真年代 / 130
- 第五章 北门岗任毅 / 155

第一章 交警“三老”

1

从我开始记事，老北门城楼就在了。这城楼，算算年代，应该有成百上千年的历史了吧！在古代，城楼是城市建设的地标，也是抵御外敌进攻的堡垒，是一道防御工事，同时也是个城市强大的象征。可以说，城楼承载着古代的建筑史、人文史、战争史。一般来说，有历史底蕴的城市都有城楼。从北门城楼的气势、高度，以及雕梁画栋的精细程度来看，文州这座城市的历史是十分厚重的。

文州市有东门、南门、西门、北门，我家就在北门附近。那些个“门”，起初只是个“地理概念”，后来才变成了“行政概念”。经过了很多年，这些实在的“门”不在了，在城市的建设中灰飞烟灭了。于是，这些真实的名称便成了“文化概念”。我们的后辈在说到那些“门”的时候，已经联想

不到那些实实在在的“门”了。他们甚至会怀疑这些“门”是否真的存在过——不是天方夜谭吧！

与北门城楼只有一水之隔的地方，属于城外，俗称“北门外”。过去，那里还延续了一段城墙。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人们把砌城墙的秦砖汉瓦都拆走造房子去了。于是，那段古城墙就不复存在了。城楼还在，但却残缺得厉害。有一年，台风登陆，城楼哗啦啦地倒塌了一大片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道路要拓宽，实在绕不过去了，便拆了城楼。到了二十一世纪初，文州市已经是高楼林立了。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，有人觉得这座城市缺了点儿什么。于是，他们就想起了北门的那座城楼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北门的城楼是文州城防的主楼，驻扎着军中统帅。南门和其他各个门的城楼都是“副楼”。

长不过五百米的“北门路”，在北门以外，就像老北京的永定门外。因为文州这个地方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事，所以城楼的北门总是敞开着。于是，一些小商贩便到城门外去摆摊儿设店了。日子一长，北门外的商业气氛便越来越浓厚了。从明朝开始，那条后来被称为“北门路”的道路上便店铺林立了。

因为北门路通往文州各乡，且北门附近河系发达，所以北门自古以来就是繁华之地。过去，文州的主要运输工具就是船——道路窄一点儿没关系，河埠头一定要宽。人们可以把收获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通过水路运到这个河埠头，还可以从这个河埠头出发去走亲戚。从北门外起航的船只可以到达文州的大部分地方。当年，乾隆皇帝下江南走的就是这条水路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那种类似于乔家大院、南浔嘉业堂的深

宅大院在北门外到处都是。如果能保存到现在，这里不会比苏州的同里、湖州的南浔差。一个“金家墙门”，就涵盖了江南建筑的全部风格。虽然当时“墙门”里已有“七十二家房客”了，被挤得满满当当，但是大家都很珍惜这个空间，在空地上种了花草。所以，我至今都怀念住在“金家墙门”的日子。在北门外，这种“墙门”有很多……

我当上交警以后，站的第一个岗亭就是“北门岗”。那时，还有几个老民警在那里站岗：一个是老康，一个是老任，一个是老千。老康和老任的身子骨还可以，只是老千差了点儿，背有点儿驼，老是咳嗽。他站在路上，就像一棵风干了的树，随时都会被一阵风刮倒。大队长顾先贤要照顾他，说后勤科有一个位置，工作强度不大，可是老千不肯去。等我和老千很熟了以后，老千告诉了我他不想坐办公室的原因。一方面，他在马路上站岗，已经习惯了，觉得在办公室里坐着不舒服；另一方面，他想多挣点儿钱——家庭的压力大呀！在路面上站岗比坐在办公室里多拿七块钱的“环境污染费”，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算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，大概可以买五斤猪肉。

从记事起，我就知道北门口的岗亭里有一个交警老康。居住在北门外的人都知道他——抬头不见，低头见。我们每天都会路过这个狭窄的四岔路口，老康几乎每天都在那儿。

那时，他才五十多岁，跟我现在差不多。在小孩子眼里，老康就像一尊老北门城楼的雕塑，只是与古朴的墙体不太协调罢了。老康总是穿着崭新的警服，戴着崭新的警帽，拎着一根红白条纹的指挥棒。1998年，市里要筹建交通博物馆，征集与城市交通管理有关的文物，我就想到了那根指挥棒。可惜，不仅老康的那根指挥棒找不到了，我跑遍了整个文州。

市，也没有找到一根那样的指挥棒。没办法，我只好让一个木匠加工了一根，漆上白漆和红漆，在土里埋了几天（好让它看上去老旧些），再配上老康指挥交通的老照片，以及一大段文字说明……在展览期间，大部分观众都会在这里驻足，发出一阵阵赞叹声。

老康总是把制服的风纪扣系得严丝合缝，即便是大热天也是如此。那条蓝色的“三合一”涤纶料的警裤用铁熨斗烫得平平整整，中缝与马路的中心线垂直，刀锋似的，像是能把手指划出一道口子。他的那双皮鞋擦得锃亮，一尘不染。我成了老康的同事以后，领教过他擦皮鞋的功力。他擦鞋的姿势跟木工拉锯的姿势一模一样——用的力气大概也相差无几。那双四十二码的普通黑色皮鞋，被“服务”到了极致。他总是看不上我的那双皮鞋（其实，我擦得够亮了），老想帮我擦一擦。

老康的身子像水泥浇铸的一样，十分笔挺——从后脑勺开始，到脖子、脊柱、屁股、腿肚子、脚后跟，是一条垂直的线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老康在省军区门口站了三年岗，每天都这么笔挺地站着，只有眼睛偶尔眨巴一下，其他部位一动不动。他的背部与围墙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十厘米，却不能碰到围墙。就这样，站了三年岗，老康就“笔挺”了。

老康有一个银色的哨子，上班时总是挂在脖子上。灰色的北门城楼和银色的哨子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小儿时的记忆，时常出现在我的梦境和幻觉中。

人家吹哨子时都是鼓起嘴巴吹的，而老康吹哨子时却如同掉光了牙齿的老太婆，是瘪着嘴的。不过，老康的底气很足，吹哨子的声音就像火车的汽笛声一样。

北门口的岗亭是文州为数不多的设有红绿灯的路口交通岗亭。另外几个这样的岗亭分别设在东门口、西门口、浦度桥西、浦度桥东、景宁桥、解放桥、轮船码头、汽车北站、火车北站、汽车东站等地方。

北门口岗亭旁边的红绿灯经常是暗的——从这里经过的汽车很少，所以老康就干脆把红绿灯给关了，站在路口直接用指挥棒指挥。老康喜欢用身体代替机器，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直接解决。违章的人看见交警站在路口，就会有一种忌惮的心理。老康除了管交通以外，还搞了点儿“副业”。有一次，他看到一个在北门小卖店里行窃的小偷，被群众发现后仓皇逃窜，便迎面冲上去，把小偷逮住了。

交警下班以后，就把红绿灯给关了——关了也就关了，地球还照样转。

全天候地用交通信号灯控制交通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。后来，交通信号灯就“主宰”了路口。到了现在，如果交通信号灯被关掉了，整个路网就瘫痪了。

听老辈人说，六十年代跟七十年代的情况差不多。到了九十年代，老康、老任、老千、老严、老林、老屠就基本上都退休了。

1982年，在文州市登记的机动车只有两千多辆（2017年登记的机动车有二百多万辆），其中包括公交公司的百余辆公交车，地区运输公司的几十辆“解放”牌、“跃进”牌货车，动力机床厂的几辆“解放”牌货车，海洋渔业公司的几辆“解放”牌、“跃进”牌货车。在市区，除了规模较大的企业和公安局、交通局、邮电局以及一些排得上号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以外，其他单位很少有汽车。因为文州是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，所以舰队的车辆比较

多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，日本产的汽车渐渐地增多了，电视里出现了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有路就有丰田车”的广告。

一个上午，只有几十辆汽车经过北门口，而且多为货车。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，运输工具除了汽车以外，主要是三轮车、手推车和“篷篷车”（噪音很大，是一些小型运输队的主要运输工具）。农用拖拉机可以大摇大摆地在东门口、南门口、西门口和北门口行驶，冒着浓烟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。

老康主要是用那根指挥棒指挥自行车和三轮车，严防骑自行车带人、骑自行车撑伞、骑自行车看书和两辆自行车并行等违规行为。交警队搞宣传的严俊民搞了一套招贴画，贴在“金家墙门”向阳院的门柱上，内容与自行车和三轮车有关，我至今都记得。

在我的交警生涯中，每个阶段都要重点解决一个交通问题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以自行车和三轮车为交通工具的人很多。文州人把三轮车称为“黄鱼车”，因为文州靠海，盛产大黄鱼。一车一车的大黄鱼从东港码头运往全市的菜市场，十分“壮观”。因为这种车子制造简单，能装很多东西，并且很容易骑，所以应用十分普遍，每个单位都有一辆或者多辆“黄鱼车”。到了高峰时段，这些“黄鱼车”就会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。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摩托车和助动车便开始盛行了。到了2000年，“黄鱼车”、摩托车和燃油助力车都被禁行了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是，私家车的拥有量与日俱增，出现了“行车难、停车难”的问题。

我在读高中时，经常骑自行车带着同学姚明到处逛。此“姚明”非彼“姚明”，但也是打篮球的，个子很高，身子像一根竹竿。有一次，我们在货场路遇到了突击整治的交警，姚明跑得比足球运动员还快，把我留下来面对令人难堪的局面。三四个交警围了过来，其中一个让我感到十分畏惧的就是老康。

老康死死地揪住我的自行车，然后哗啦一声锁上了车锁，拔出了钥匙。速度那叫一个快，都快赶上宇宙飞船了！要知道，我的车锁可是生了锈的，是我爸爸单位的公车，一般人在几分钟之内是搞不定的，而老康竟然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搞定了，真是神了。他那大脑和手指的配合，简直是天衣无缝。所以，我当上了交警以后，在遇到老康的第一天，就虚心地向他要求他传承这一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这种技术，教官郑阳生没教过我，师傅也没教过我。

老康把我的自行车扣下之后，不管我说什么好话，都置之不理。于是，我打出了“我妈的远房亲戚顾先贤”这张牌——顾先贤是交警大队的大队长。没想到，老康连顾先贤的账都不买，一点儿反应都没有。他像拎兔子一样把自行车拎起来，高高举起，扔到了一辆双排座的货车里。要知道，这辆自行车有好几十斤重，相当于一担水的重量！

“星期三下午到交警队去学习，带上两块钱——交罚款！”他开了单子，交给了我，脸上的表情十分冷漠。

扣车、学习、交罚款——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

“我还要上学，怎么办？”我说话时有点儿哽咽。

“我们得按规定办事，爱莫能助……”他的表情依然没有变化。我眼里噙着泪水，看着眼前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交警，真是百感交集。自行车被扣了，我该如何去面对父亲呢？父亲的脸色不会比老康的脸色好看多少！再说了，到哪儿去弄两元钱呢？这个月的零花钱早就花完了！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玻璃珠（谈不上金珠、银珠、珍珠），一个劲儿地往下掉。此时，老康那“笔挺”的背影离我越来越远了。

三年以后，1980年10月，我在新华书店排了三个小时队，花了一元五角五分钱买了一本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。我用两天两夜读完了这本书，把绝不妥协的警察沙威的背影与那时老康的背影对上了号。夜幕下，他的脖子挺直得如同电线杆。在那盏摇摇晃晃的路灯下，他的影子被拖得很长。

可是，说实在的，当时我是恨老康的。我的自行车被扣了，我的心情可想而知。多年以后，当我也成了交警的时候，在处罚别人的时候，心情也是很复杂的。正如从刑警队调来的老屠说的，刑警队要处理的都是坏人，而交警队要处理的可不见得都是坏人——人人都有可能因为一时疏忽而违反交通规则。只要违反了交通规则，就会被处罚——法律、法规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。我们宁愿听到骂声，也不愿听到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和家属的哭声。交警严格执法是对社会负责，是对大家负责，所以我认为老康严格执法是对的。

那次，姚明撂下我，逃得比兔子还快。这次，他终于栽在老康的手里了。

那次我因为骑自行车带姚明而被处罚以后，暂时被剥夺了骑自行车的权利。没有了折腾的工具，我也就消停了，读书、做作业的时间也就多了。高中毕业后，我没考上大学，参加了1979年的全市大规模招工考试，成绩还算不错。我顺

利地进入了国有企业，端上了“铁饭碗”。姚明的考分是我的一半，被分到了集体企业。我每个星期休息一天，总要睡上半天的懒觉，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才起床。

这天，正赶上休息，我正在床上睡懒觉，姚明来了。他摇了我好一会儿，才把我摇醒。他叫我去打篮球——在第十九中学的那个满是烂泥的操场上。操场上有两个摇摇欲坠的篮球架，篮板上的油漆早就剥落了。篮筐上的网子也早就不见了踪影，只剩下光溜溜的铁圈儿。

我这个人天生不喜欢体育运动，姚明真是找错人了。

我磨磨蹭蹭地起了床，迷迷糊糊地坐在姚明骑的那辆自行车的后架上。后架本来是放东西用的，人坐上去很不舒服。

我刚坐上去，就下来了——前面就是北门岗，老康在那儿。姚明推着自行车，我在旁边假装和他聊天，一副守法青年的样子。我们离北门岗足有二百多米，中间有树木遮挡，转弯处的弯度起码有三十度。按照常理，我们是不可能被发现的，除非那个岗亭里安装了雷达，除非交警的眼睛会转弯儿……

但是，我们还是被发现了——这个老康有特异功能。

开始的时候，老康装作若无其事，看都不看我们一眼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其实，他是在“打伏击”，积蓄能量准备“冲锋”。

我们本来特别紧张、心虚，但是见老康没有看我们，就放松了警惕。这时，老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锁上了自行车的锁，拔出了钥匙。于是，我们只能乖乖地跟在老康后面，等待发落了。

虽然姚明个子很高，但是老康比他还高。在我们面前，老康就像一座大山，气势逼人。我感觉地球仿佛在颤抖，其